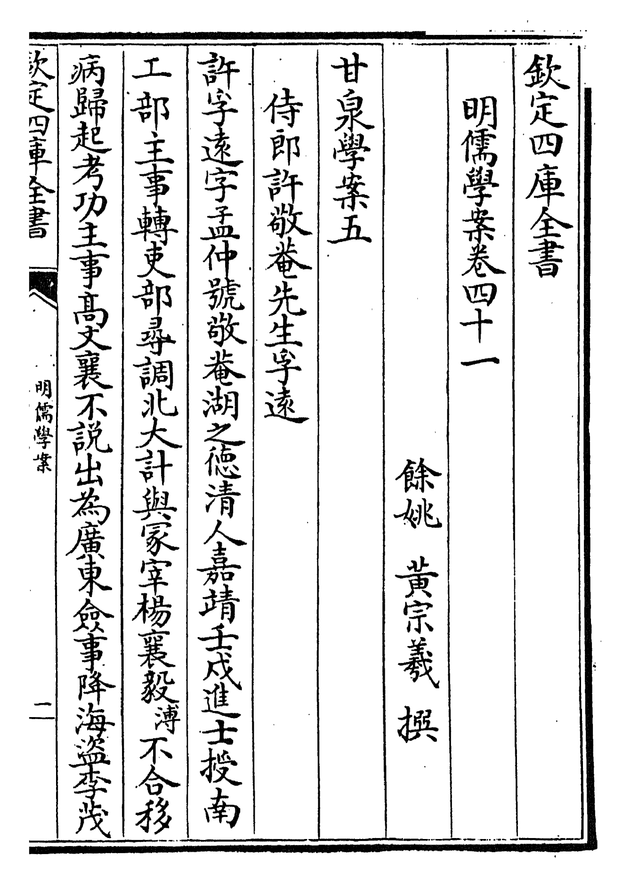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四十一

餘姚 黄宗羲 撰

甘泉學案五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許孚遠字孟仲號敬菴湖之徳清人嘉靖壬戌進士授南工部主事轉吏部尋調北大計與冢宰楊襄毅溥不合移病歸起考功主事髙文襄不説出為廣東僉事降海盜李茂

許俊美移閩臬考功王篆修怨復中計典謫鹽運判官萬
歷二年擢南太僕寺丞遷南文選郎中請告補車駕郎中
謁江陵問及馬政先生倉卒置對甚詳江陵深契之欲大
用而王篆自以為功出為建昌府給事中鄒南臯薦之遷
陝西提學副使擢應天府丞以申救李見羅鐫級歸起廣
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入為右通政以右僉都御史廵撫福
建日本封貢事起先生疏言發兵擊之為上策禦之為中
策封貢非策也其後朝廷卒用其中策名為南大理寺

卿晉南兵部右侍郎而罷三十二年七月卒贈南工部尚書先生自少為諸生時竊慕古聖賢之為人羞與鄉黨之士相爭逐年二十四薦於鄉退而學於唐一菴之門年二十八釋褐為進士與四方知學者遊始以反身尋究為功居家三載困窮艱厄恍忽畧有所悟南粤用兵拚舍身命畢盡心力怠墮躁妄之氣煎銷庶幾及過蘭溪徐魯源謂其言動尚有繁處這裡少凝重便與道不相應先生頂門受鍼掯水自撍故先生之學以克已

為要其訂正格物謂人有血氣心知便有聲色種種交害雖未至目前而病根尚在是物也故必常在根上著到方寸地灑灑不掛一塵方是格物夫子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此乃格物榜樣先生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嘗規近溪公為後生標準令二三輕浮之徒恣為荒唐無忌憚之說以惑亂人聽聞使守正好修之士搖首閉目拒此學而不之信可不思其故耶南都講學先生與楊復所周海門為主盟周楊皆近溪之門人持

論不同海門以無善無惡為宗先生作九諦以難之言文成宗㫖元與聖門不異故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此其立論至為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則形容得一静字合下三言始為無病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非文成之正傳也時在萬歷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講會甚盛兩家門下互有口語先生亦以是解官矣先生與見羅最善見羅下獄拯之無所不至及見羅

戍閩道上仍用督撫威儀先生時為閩撫出城迓之相見勞苦涕泣已而正色曰公蒙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而鼓吹出耀此豈待罪之體見羅赧然曰迂濶先生顏色愈和其交友真至如此

原學天然自有之謂性效性而動之謂學性者萬物之一原學者惟人之能事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為其能學也學然後可以盡性盡已性以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而為三才故學之係於人

者大也天聰天明非學不固威儀動止非學不端剛柔善惡之質非學不化仁義禮智信之德非學不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非學不盡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遇非學不達學則智不學則愚學則治不學則亂自古聖賢盛德大業未有不由學而成者也故先師孔子特揭學之一言以詔來世而其自名惟曰學而不厭而已性之理無窮故學之道無盡學而不厭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也然而三代以上道明而學醇三代以下道

埀而學雜髙之淪於空虛卑之局於噐數浸淫於聲利靡濫於詞章嗚呼學其所學而非孔子之所謂學也其卓然志於孔子之學不為他道所惑者寥寥數千載之間幾人而已乃其見有偏全言有離合行有至不至擇而取之則又存乎其人焉故學以盡性為極以孔子為宗若射之有的發而必中若川之歸海不至不已矣夫然後可以語學學之義大矣哉原學篇一　學者既有志於孔子之學則必知夫求端用力之地孔子之學自虞廷

精一執中而來其大旨在為仁其告顏子以克己復禮最為深切著明者也人心本來具此生理名之曰仁此禮不屬血氣不落形骸故直云克己己私一克天理具存視聽言動各有當然之則故云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無我無人平平蕩蕩萬物一體故曰天下歸仁己最難克仁最難言因循牽繫終身陷溺剛毅深潛一日可至故曰為仁由己而不由人出此入彼即在身心之間其機至嚴其用至博故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此孔門學

脈也他如言敬言恕言忠信言閑邪存誠言洗心藏密言格物至知誠意正心無非此理無非此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耳矣是故舍仁而不求者昧其本心不可立人道於天地之間不由克己復禮而言仁者道不勝欲公不勝私而徒以聞見湊泊氣䰟承當無强至於仁之理知克己者一私不容氣質渾化故功利權謀之說非所可入知復禮者體用俱全萬理森著故虛無寂滅之教非所可同修此之謂天德達此之謂王道此孔子

之學自精一執中而來為萬世立人極者也學者於斯篤信不惑而行之不惰其庶幾乎可以語學也夫原學篇二

學不貴談說而貴躬行不尚知解而尚體驗易曰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其說也是故性定者其言安以舒養深者其容静以肅内直者其動簡德盛者其心下反之而躁妄輕浮繁擾驕汏生焉蓋理欲消長之機志氣清濁

之辯見於動靜徵於應感如影隨形不可掩也昔者虞舜夔夔齊慄以格其親而好問好察善與人同乃見其精一之學文王在宫在廟雝雝肅肅而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乃見其敬止之功孔子温良恭儉讓萃至德於其躬而意必固我至於盡忘乃其學而不厭之實凡古今聖賢所為師表人倫信令傳後者必以躬修道德而致之斷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也故學者之學務實修而已矣珠藏而淵媚玉韞而山輝德聚於其中而發見於

其外有不修修之未有無其驗者也不修而偽為於外與夫修之未至而欲速助長揠上人之心者皆孟子所謂無源之水易盈易涸不可長久矣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誠偽虛實判若霄壤其理甚明內辨諸身心外證諸家國學之終身不至不已斯學之道也

論學書中庸所謂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覺

照存養而已但人心道心元不相離善與不善禮與非禮其間不能以髮故閑邪一著乃是聖學喫緊所在學者茍知得善處親切方知得不善處分明譬諸人有至寶於此愛而藏之所以防其隕害者是將無所不至又譬諸種植嘉禾無所容其助長之力惟有時加耘耔不為莨稗所傷而已答孟我疆

白沙靜中養出端倪敬齋只說存養曷嘗有看見察見兩說牴牾蓋中庸首章言不覩不聞末章言無聲無臭分明天命之性不可覩聞不

涉聲臭而夫子告子張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顏淵自叙如有所立卓爾又却是有所見有所立此兩者要須默識而神明之道之在人非優游散漫者所可入必是凝精聚神念念不忘若有參前倚衡之見及其與道㸦會處原來聲臭俱無若存知見便非道體答陸以建

聲色臭味安佚自是天性之所不能無不離乎氣質者也第是數者為性之欲必其順乎天理之當然性通極於命而後性不蔽於欲故曰君子不謂性

也仁之於父子等事而謂之命者何言君臣父子賓主賢否之際遭遇不齊天道之升降否泰消息盈虛雖聖人有所不能必是以謂之命也然仁義禮智其性在我隨其時勢所值而皆有可以有盡之道命責成於性而後命不違乎天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究而言之命無二性亦無二但人於聲色臭味之欲恒謂之性生於君臣父子所處難易順逆之間多諉之天命故孟子特伸此抑彼使學者知所重輕云爾答朱用韜

所謂天則超絶聲

真不涉思慮安排然只在日用動靜之間默識可見此心一違天則便有不安加之於人便有不合惟其當作而作當止而止當語而語當默而默一不違於天則而後協乎人心之同然知此則性之面目可得而言矣答沈實卿

所謂透性與未透性云者不知從何處分别為是見解虛實耶為是躬行離合耶為是身心枯潤耶為是論説髙卑耶易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孟子言根心生色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者此真透性

之學若以知解伶俐談說高妙為透性甚方恥之而不敢翁更何以教之簡羅近溪老丈以毋意為宗使人人皆由毋意之學得無所謂欲速則不達者耶大學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所謂誠其意者只在毋自欺而求自慊此下學之功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亦誠吾意而已吾儕之學焉可以躐等乎此理纔有悟處便覺鳶飛魚躍觸處流行而不須一毫安排强索之力然到得與自己身心湊泊高遠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識者默而識之也識得便須存得方為已有時時默識時時存養真令血氣之私銷鑠殆盡而此理盎然而流行乃是反身而誠與鳶飛魚躍同意不然饒説得活潑潑地亦無益也學者認得容易翻令心中浮泛不得貼實此即誠與不誠之介不可不察也凡吾儕平日覺有胸次洒落時感應順適時正是誠意端倪要須存養擴充得去若作毋意見解則精神便都散漫矣與李同野　吾儕學問見處

俱不相遠只是實有諸已為難能於日用工夫更不疎放真真切切實實平平不容意見盤桓則此理漸有諸已矣此學無内外相人已相打得過處方是德性流行打不過時終屬私已猶為氣質用事吾輩進修得失涵養淺深亦只驗諸此而已與萬思嘿

人事自為簡省未嘗不可若不得省處即順以應之洗滌精神洒洒落落無揀擇相更覺平鋪實在操舍存亡昏明迷覺總在心而不在覺與鄧定宇

自心妙用即是涓涓之流亦即是汪洋

浩大之海鄙意則謂須有鑿山濬川掘井九仞而必及泉之功涓流浩海乃其自然不容人力也　昔人學問失之廣遠故儒者反而約之於此心其實要反約又須博學詳説而得之非謂直信此心便可了當是事也與王東崖

知止致知俱出大學首尾血脈原是相因致得良知徹透時即知知是止討得至善分明處即止是知初非有本體工夫亦非有偏全先後之别古今儒者悟入門路容有不同隨時立教因病制方各有攸當政不必以

此病彼也答胡體仲　格物之説彼謂待有物而後格恐未格時便以離根者此其論似高而實非也若得常在根上著到方寸地洒洒不掛一塵乃是格物真際人有血氣心知便有聲色種種交害雖未至目前而病根常在所以誠意工夫透底是一格物孔子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胸中一毫查滓無存陰邪俱盡故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非聖人不足以當格物之至與蔡見麓　鄙意格物以為神明之地必不累於一物而後可以合道格致誠

正與戒懼慎獨克復敬恕斷無殊旨與鄧定宇　博文約禮道之散見於人倫庶物之間者文也其本於吾心天然之則者禮也隨事而學習之謂博隨學而反已之謂約禮即在於文之内約即在於博之時博而約之所以為精也精則一一則忠

與胡廬山先生論心性書閑中披誦明公與李見羅所論心性兩書見我公誠心直道無少迂曲而見羅丈雄才卓見確有主張此皆斯文之所倚賴書中大意公則

謂靈覺即是恒性不可殄滅見羅則謂靈覺是心性非靈覺從古以來知性者少識性者多二公論旨不合只在於此夫心性之難言久矣混而一之則其義不明離而二之則其體難析譬諸燈然心猶火也性則是火之光明又譬諸江河然心猶水也性則是水之濕潤然火有體而光明無體水有質而濕潤無質火有體故有柔猛而光明無柔猛水有質故有清濁而濕潤無清濁火之明水之濕非一非二此心性之喻也夫率性之為名

自天之降衷不雜乎形氣者而言而心之為名合靈與氣而言之者也性只是一個天命之本體故為帝則為明命為明德為至善為中為仁種種皆性之別名也此未嘗有外於心之靈覺而靈覺似不足以盡之心者至虛而靈天性存焉然而不免有形氣之雜故虞廷別之曰人心道心後儒亦每稱曰真心妄心公心私心其曰道心真心公心則順性而動者也心即性也其曰人心妄心私心則雜乎形氣而出者也心不可謂之性也君

子之學能存其心便能復其性蓋心而歸道是人而還天也即靈覺即天則豈有二耶夫性之在人原來是不識不知亦原來是常明常覺即寂而照即照而寂初非有內外先後之可言若以虛寂為性體而明覺為心用是判心性為二物斷知其有不然也見羅先又謂虞廷之相傳者在中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大學之歸宗者在善心意與知總非指體此等立言俱不免主張大過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之微更從何處覓中善固是道

之止宿離心意與知却從何處明善性無内外心亦無內外體用何從而分乎尊教有云指體而言則不識不知指用而言則常明常覺此語猶似未瑩蓋常明常覺即是不識不知本然明覺不落識知一有識知即非明覺有明覺之體斯有明覺之用恐又不得以不識不知為體而以常明常覺為用也萬古此心萬古此性理有固然不可增減經傳之中或言性而不言心或言心而不言性或心與性並舉而言究其指歸各有攸當混之

則兩字不立析之則本體不二要在學者善自反求知所用力能存其心能復其性而已矣斯道無人我無先後轍因二公所論一究言之惟願高明更賜裁正若尊刻衡齊所辯宋儒物理之説其説頗長姑俟他日面教盡所欲請也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陜之長安人萬歴己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疏請朝講上怒欲杖之以長秋節得免請告

歸尋起原官又削籍歸家居講學者十餘年天啟初起大
理寺少卿與定熊王之獄擢副都御史時掌院為鄒南
臯先生風期相許立首善書院於京師倡明正學南臯主
解悟先生重工夫相為鹽梅可否而給事朱童蒙郭允厚
不說學上疏論之先生言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
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
講學為令甲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也臣子
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己不講是欺也倘皇上問講官曰諸

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講官亦何以置對乎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偬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為此也遂屢疏乞休又二年即家拜工部尚書尋遭削奪逆黨王紹徽修怨於先生及為冢宰使喬應甲撫秦以殺之先生不勝挫辱而卒崇禎改元追復原官諡恭定先生受學於許敬菴故其為學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而於日用常行却要事事點簡以求合其本體此與靜而存養動而

省察之説無有二也其儒佛之辨以為佛氏所見之性在知覺運動之靈明處是氣質之性吾儒之所謂性在知覺運動靈明中之恰好處方是義理之性其論似是而有病夫耳目口體質也視聽言動氣也視聽言動流行而不失其則者性也流行而不能無過不及則氣質之偏也非但不可言性并不可言氣質也蓋氣質之偏大畧從習來非氣質之本然矣先生之意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為虛位以道心行之則義理之性在其中以

人心行之則氣質之性在其中若真有兩性對峙者反將孟子性善之論墮於人為一邊先生救世苦心大將氣質說壞耳蓋氣質即是情才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由情才之善而因見性善也若氣質不善便是情才不善情才不善則荀子性惡不可謂非矣

辨學録人心至虛衆理咸備丟過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即有知覺是告子知覺運動之覺佛氏圓覺大

覺之覺非吾儒先知先覺之覺也覺之一字亦不可不辨知覺的是天理便是道心知覺的是人欲便是人心非概以知覺為天理為道心也若丟過理字說心說知便是異端　吾儒曰喻利之心不可有異端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吾儒曰為惡之心不可有異端曰為善之心不可有或詰之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喻利之心可有乎為善之心不可有為惡之心可有乎彼則曰喻義之心且不可有況喻利乎為善之心且不可有況為惡乎如

此為言雖中人亦知其非彼又恐人之非之也復倡為一切總歸於無心之說以為人之心體本空無利無義無善無惡者其本體也必也無喻利心併無喻義心併無無喻義心無為惡心併無為善心併無無為善心一切總歸於無心方合本體耳說至此雖髙明莫知其非矣不知正是發明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處柰何不察而誤信之耶且義原非外性原是善心之本體原是有善無惡的可見必有喻義為善之心而後

為合本體也今欲一切總歸於無心安在其為合本體耶況人心易放而難收儘去喻義猶恐喻利儘去為善猶恐為惡今欲一切總歸於無心竊恐義無而利未必無善無而惡未必無反為本體之累不小也又況義利只有兩途人心原無二用出於義即入於利出於善即入於惡豈有無義無利無善無惡一切總歸於無心之理乎大抵義原非外特自有其義之心不可有而喻義之心必不可無性原是善特自有其善之心不可有而

無善之心必不可無總是喻之又喻以至於化為之又為以至於忘造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處只好說有喻義之心而至於化有為善之心而至於忘有喻義為善之心而無聲臭之可擬亦說不得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令云云者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

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著不得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何消再著得故曰性善不然所命者為何物耶 孟子道性善正直指天命之初而言耳又問無聲無臭何也

曰善曾有聲有臭耶　天性之性如一陽來復造化生意雖未宣洩而凡宇宙間形形色色萬紫千紅無一不胚胎完具於其内故曰天命之謂性此自是實在道理原不落空若曰天命之性渺渺冥冥一切俱無如此不知天命的是個甚麽便於天命二字説不去矣　問人心一概説不得有無此是論工夫若論本體則無善無惡全説不得有矣無心之説蓋指本體也曰不然論工夫心原一概説不得有無還有不可不有者不可不無

者若論本體則全説不得無矣故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云云曰無曰非何等明白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我固有之也曰皆有曰固有又何等明白而曰本體無善無惡異端無心之説專指本體而言誤矣問善之善對惡而言也無善之善指繼善之初不對惡而言也惡如彗孛妖氛善如景星卿雲無善之善如太虚惡如木石屑善如金玉屑無善之善如目中不容一屑如何曰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却在無

善二字近日學者既惑於佛氏無善之說而又不敢抹殺吾儒善字於是不得已又有無善之善之說耳不知吾儒之所謂善就指太虛本體而言就指目中之不容一屑而言非專指景星慶雲金玉屑而言也善字就是太虛非太虛為無善之善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由可以為善之善才見得乃所謂善之善兩個善字原只是一個豈有可以為善之善乃與惡對之善乃所謂善之善乃無善之善之理哉　一有其善

便是不善故曰喪厥善一有意為善便不是為善故曰雖善亦私至於喪至於私則善於何有如此是其病正在無善也　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此性之説也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清者勿使之濁濁者復澄之清此學之説也三品之説是徒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未嘗不是而不知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澄濁求清非義外也慈湖之説是徒知山下出泉本源原清亦未嘗不是而不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則澄濁求清非揠苗也嗚呼不知本

體者疑性之或惡而既以學為義外知本體者信心之即道而又以學為揠苗學果何日而明哉　有意為善有所為而為如以為利之心為善為名之心為善以以善服人之心為善之類非以安而行之為無意為無所為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為有意為有所為也令人見人孳孳為善而概曰有意曰有所為則阻人為善之路矣　夫有太極而無思為有物則而無聲臭乃吾儒正大道理正大議論佛氏丟過太極專講無思無為丟過

物則專講無聲無臭是無思爲而併無太極無聲臭而併無物則有是理乎　知覺運動視聽飲食一切情欲之類原是天生來自然的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佛氏窺見這些子遂以此爲真性把吾儒這個理字以爲出於有思有爲出於僞如告子以人性爲仁義莊子以仁義爲殘生傷性之類不是天生來自然的故孟子不得已指點出個見孺子而怵惕覩親骸而顙泚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嘑蹴之食之類見得這

個理字也是天生來自然的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非以人性為仁義而殘生傷性也縱是說出多少工夫說思說為只是教人思這個無思的道理為這個無為的道理非義外非揠苗非强世也吾儒宗旨與佛老全不相干後世講學不精誤混為一以上達歸佛以下學歸儒以頓悟歸佛以漸修歸儒以明心見性歸佛以經世宰物歸儒諸如此類名為闢佛適以崇佛名為崇儒適以小儒何也佛氏上達吾儒下學佛

氏得上一截少下一截工夫如此是夫子下學儒而上達佛也是佛反出其上可乎修而不悟豈曰真修十五志學七十從心漸也以十五而即知志學非頓乎學而不厭修也默而識之非悟乎此吾儒頓悟漸修之說也經世宰物而不出於心性安所稱王道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非吾儒之言乎今以上以悟以心性歸佛氏以下以修以事物歸吾儒是佛氏居其精而吾儒居其麤也有是理哉不知佛氏之失正在論心論

性處與吾儒異不專在舍經世宰物而言心性正在所悟所達處與吾儒異不專在舍漸修而言頓悟舍下學而言上達也　或曰吾道至大二氏之學雖甚高遠總不出吾道之範圍故二氏偏不能兼吾儒吾儒全可以兼二氏曰不然儒佛既混談儒者稍求精便誤入於佛氏闢佛者稍欠精反操戈於吾儒是其貽禍者一儒佛既渾詆儒者摘一二誤佛氏之語以為非毀攻擊之話柄談佛者借一二吾儒精微之語以為惑世誣民之葛

矣是其貽禍者二向使佛自佛儒自儒不混為一豈有是哉且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後見其大若必待兼二氏以為大則又安所稱大耶況吾儒正道也異端邪說也邪固不能兼正正豈可以兼邪若正可以兼邪又惡在其為正耶　吾儒之學以理為宗佛氏之學以了生死為宗如人生則能知覺運動死則血肉之軀還在便不能知覺運動可見人之生死的是血肉之軀這能知覺運動的一點靈明真性原未嘗死所謂本來面目

萬刧不磨者此也悟得這個便是超悟便知無死無生所謂出離生死見性成佛者此也其悟入處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不可言說不可思議只在當下一覺一覺便了更有何事雖中間說得千變萬化其實宗旨則是如是與吾儒論心性處全不相干蓋性者心之生理吾儒所謂性亦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以理言非專以能知覺運動的這個言故彼所云性乃氣質之性生之謂性之性吾所云性乃義理之性性善之性彼所云一點靈明

指人心人欲說與吾儒所云一點靈明所云良知指道心天理說全然不同雖理不離氣而舍理言氣便是人欲天理人欲之辨乃儒佛心性之分此宗旨處不可不辨也　吾儒曰未發目雖無覩而天命真覩之理已具耳雖無聞而天命真聞之理已具心雖無知覺而天命真知真覺之理已具即發而皆中即覩以天下而無不明而所以能明的真覩之理亦不可得而覩聞以天下而無不聰而所以能聰的真聞之理亦不可得而聞知

覺以天下而無不睿知而所以能睿能知的真知真覺之理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冲漠無眹即萬象森羅萬象森羅亦冲漠無眹未發不為無已發不為有渾然一理種種道理自天命之初已備後來多少工夫多少事業都只是率性之道耳佛氏覺性本空以為這一點靈明作用的性本來原是空的目惟無覩故能覩耳惟無聞故能聞心惟無知覺故能知覺目雖能覩而所以能覩的真空之性原不可

得而覩耳雖能聞而所以能聞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聞心雖能知覺而所以能知能覺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覺性本空不生不滅若與未發之中相似而不知實有大不同者　或曰性只是一個性那裡又是兩個以義理氣質分儒佛余曰人得天地之理以為生此所謂義理之性也而氣質乃所以載此理豈舍氣質而於別處討義理哉性原只是一個但言義理則該氣質言氣質則遺義理故曰氣質之性

君子有弗性焉此闢佛之說也且子旣知性只是一個性何不一之於性善之性而獨一之於生之謂性之性耶令欲一之於生之謂性而不一之於性善此三品之說所由起也是子自二之三之以至於倍蓰而無算也性豈有二焉孟子道性善故曰夫道一而已矣此儒者之旨也　吾儒說去欲佛氏却說欲是去不得的吾儒說存理佛氏却說理是不消存的甚且倂天理人欲四字都要抹殺中間雖說欲障其實是說理障的客語畢

竟要回護這個欲字病痛全在誤認生之謂性一句知覺運動是氣是欲而知覺運動之恰好處是理佛氏原認欲字為性不曾論理安得不抹殺理字回護欲字

問仁者人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身能動人也即仁也何如曰此惑於佛氏之說也視聽言動是氣不是理如何說是仁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合禮處才是仁耳目口體為形視聽言動為色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處為天性理不離氣天性不離形色視聽言動之禮不離

耳目口體故曰仁者人也非便以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為仁也若不論禮不禮勿不勿而惟以視聽言動為仁是直把氣質作義理墮於情欲矣　昔人謂佛氏得吾儒之體只是無用又謂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但不可以治世不知佛氏所以為異端者正在不得吾儒之體正在誤認形而下者為形而上者端猶端倪發端之端異端云者謂其發端處與吾儒異也若不窮究其發端而徒辨別其流弊彼將曰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

不以為然者也　問人心至虛不容一物理在何處安得不說理障曰人心至虛不容一物處就是理異端之所謂理誤指物而言吾儒之所謂理正指不容一物者而言耳　人心之初惟有此理故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時固容不得一毫殘忍刻薄之念亦容不得一毫納交要譽之念殘忍刻薄納交要譽雖不同同謂之欲故謂心之本體容不得一毫欲則可謂容不得一毫理則不可蓋人心之初惟有此理豈可說容不

得或問如何是理曰即所謂怵惕惻隱之心是也

疑思録格物即是講學不可談玄說空　自慊二字甚有味見君子而厭然正自小人自家不慊意處安得心廣體胖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慎獨只是討得自家心上慊意自慊便是意誠便是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　問天命之性曰如孩提知愛是誰命他愛稍長知敬是誰命他敬這都是自然而然的故曰天命又問此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如何是天命之性曰

孩提如何便知愛稍長如何便知敬這必有所以知愛敬者在此蓋是父母初生時天已命之矣豈待孩提稍長後才有此愛敬哉知此則知天命之性　外省不疚不過無惡於人内省不疚才能無惡於志無惡於人到底只做成個鄉愿無惡於志才是個真君子　論語一書論工夫不論本體論現在不論源頭蓋欲學者由工夫以悟本體由見在以覔源頭耳中庸則直指本體源頭以泄孔子之祕如論語論夫子之道曰忠恕而已矣

而中庸則曰忠恕違道不遠蓋論語之論道指其見在可道者言中庸之論道直指天命率性之初而言也不然忠恕即一貫之道而曰違道不遠何哉論語論德曰據於德中庸則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蓋論語之論德指見在可據者言中庸之論德直合於天載之初而言也不然闇然知幾即君子之德而曰可與入德何哉如水一也論語指其見在如江河如池沼皆水也中庸則直指山下出泉原泉混混而言矣　大庭廣衆中如

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為君子而稱人惡者為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和之一人阻之則和者為君子而阻者為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為君子而和者為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

從心所欲便不踰矩從耳目口體所欲便踰矩矣

孔門以博約立教是論工夫非論本體學者不達遂以聞見擇識為知故夫子不得已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直就人心一點靈明處點破知字此

千古聖學之原若聞見擇識不過致知工夫非便以聞見擇識為知也故曰知之次知其知知其不知是本體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工夫辟之鏡本明而拂拭所以求明非便以拂拭為明也以拂拭為明固不是謂鏡本明不必拂拭亦不是故聖人說出本體正見得工夫原非義外耳　仲尼顔子之樂乃所以樂道非懸空去别有個樂也禪學盛行將此道字掃而去之只懸空以求此樂其弊至於猖狂自恣而不可救孟子曰

理義之説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分明說破道之可樂如此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人性皆善而告子强制之使惡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不得於言不得於心心上自是不安自是過不去自不容不求於心自不容不求於氣此正是真心不容已處所謂性善所謂良知也如此真心正當操存而培養之乃反强制之豈不謬哉不得於言要求於心就求於心不得於心要求於氣就求於氣不必去勿此之謂率性故

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人心虛靈是非可否一毫瞞昧不過凡該行該止此中自有權衡若肯憑著本心行去使件件慊於心便是集義便是自反而縮此正孟子得統於曾子處　已溺已饑若過於自任不知此一念就是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一念人人都是有的如不敢承當已溺已饑之心難道亦不敢承當惻隱之心　問心一耳以心求心豈心之外復有心耶兩物對則計校生兩念横則意見生求

之為言不幾於憧憧往來耶曰不然心非物也以心求心非兩念也能求之心即是存不能求之心即是放求之云者不過自有而自照之耳非心之外復有心也洗心正心存心養心皆是此意若以求心為兩念則心誰去洗誰去存養亦不幾於兩念耶如此必舍置其心任其憧憧往來而後為何思何慮矣有是理哉　問操則存似涉於有舍則亡似淪於無其失一也不操不舍之間有妙存焉何如曰不操便是舍不舍便是操勢無兩

立豈有不操不舍之理此便是要舍的說話問操似助舍似忘不操不舍之間才是勿忘勿助曰勿忘勿助都是在操字上說有事是操處勿忘勿助是操之妙處

有夭有壽是常事而人多以夭為變以壽為常有毀有譽是常事而人多以毀為變以譽為常有得有失是常事而人多以失為變以得為常以至貧富榮辱皆然常者一也分常變而二之則貳矣故人生終日營營逐逐有多少畔援欣羨處那一件不從二字上生來若能勘

得破夭壽乃人生常事何有於毀譽得失貧富榮辱乎便是不貳便是修身以俟之

語録日用間富貴貧賤時時是有的如食求飽居求安便是欲富貴心惡惡衣惡食便是惡貧賤心故令人凡念頭起處都是富貴貧賤所在念及於此此心真是一時放下不得問先知後行知行合一曰昔涇野與東廓同遊一寺涇野與東廓曰不知此寺何以能至此寺東廓曰不至此寺何以能知此寺之妙二公相視而笑可

見二説都是不可執一也　凡人視所當視不視所不當視便是眸子瞭焉神精而明若不視所當視而反視所不當視便是眸子眊焉神散而昏　吾儒事業不外齊治均平若以家道富厚為齊天下富强為平此五霸之治平非帝王之治平也惟是入其家見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方是家齊景象而家之貧富不與焉推而一國必一國興仁興讓而始謂之治又推而天下必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始平不在國之富不富兵

之强不强也以富强為治平此千載不破之障　問黎前倚衡曰只如此時眼前師友相對大家精神收斂寧一便是參前倚衡真境弟恐過此時不能如此時耳

張輝問性有率有不率故聖人修道以立之教曰性無有不率者人皆率性而盡性者寡耳性即良知良知無人不有率性無時不然孩提而知愛稍長而知敬率性也乍見而惻隱起嘑蹴而羞惡生率性也率則心有所不及思明有所不及用即率之人不知也人惟見其方

然而復不然則以為此率而彼不率矣然而實非也如小人閒居為不善夫為不善可矣如何必於閒居閒居為不善可矣如何又厭然於見君子不但誤為處必有羞慚即故為處亦必有遮揜一語窮而舌遁一揖失而面赤一存注之不良而轉睛顧盼之不能隐是誰致之而然也人性本善則有不善者自無所容自為之而自惡之人亦何時而不率性哉　聖賢學問全在知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如以義理之性為主源頭一是

則無所不是情也是好的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才也是好的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若以氣質之之性為主源頭一差則無所不差情也是不好的為恣意縱欲之情才也是不好的為恃才妄作之才令不在性體源頭上辨别而或曰性是善的情是不善的又或曰情是善的才是不善的皆末流之論也　動心忍性之性與性也有命之性是氣質之性人與禽獸同若教他忍教他不謂則禽獸不能矣禽獸不能而人能

之正吾人有此一點義理之性耳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乾以大生坤以廣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此天地之性善也若論氣質則天一屬氣便不免有旱潦地一屬質便不免有肥磽然則天地亦有善不善矣惟不言氣質而言義理則為物不貳生物不測天地之德孰大於此又何旱潦肥磽之足言也　孟子以情善言性善辟之石中有火擊之乃見則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洪鐘有聲叩之始鳴則知聲在鐘中雖不叩

非無知聲之有火叩之有聲則知情知不擊之火不叩之聲則知性矣　問見孺子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此固以情之自然善者驗性之善如見美食而思嗜見美色而思好彼亦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而孟子專言性善何也曰有二人於此一人見孺子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見美食而不思嗜見美色而不思好一人見美食而思嗜見美色而思好見孺子而不怵惕見觳觫而不不忍則謂性有善有不善則可今以怵惕不

忍之人一旦見食色而思嗜之好之以此驗人性之有不善似是不知思嗜思好之人一旦見孺子見觳觫亦未有不怵惕惻隱者以此驗人性之皆善又何疑焉孟子以氣質中之義理斷人性之皆善而告子以氣質中之氣質斷人性之有不善是告子徒知氣質之性而不知義理之性也　問變化氣質就不好一邊說所謂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就好一邊說不知好一邊便是義理矣如何尚謂之氣質曰此處最微妙如見孺子而

怵惕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端而擴充之則怵惕亦氣質耳息夜氣而幾希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機而培養之則幾希亦氣質耳知愛知敬此義理之性也若不乘此天真而加以入孝出弟之功則愛敬亦氣質耳蓋義理之性乘氣質以發露而不由學問之功是靠天而不靠人恐在人之工夫踈併在天之端倪亦不可保也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古聖學之原故豫章延平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伊洛真傳也而佞佛者

妄肆譏評曰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以一念不起之中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便是起念便是發且既云未發矣氣象在何處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令學者茫然無以應不知如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事一時未感我安得無故起念就此一時喜怒哀樂之念未起故謂之未發耳非一概無念一毫工夫無所用而後謂之未發也試看此未發時氣象何等湛然虛明是湛然虛明正未發之氣象也安得說未發矣而氣象在何處以一念不

起之中縱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不謂之發何也謂所起
者戒慎恐懼之念而非喜怒哀樂之念也安得說既有
氣象矣又何云未發未發工夫不是面壁絕念求之虛
無寂滅之域只凡是在平常無事時預先將性命道理
講究體認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做工夫使
心常惺惺念常疊疊時時討得湛然虛明氣象便是未
發用力處亦便是未發得力處如此有不發發皆中節
矣非以一概無念為未發以靜中看未發氣象為起念

為發也　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若起一用功之念便是發信斯言也則未發時一毫工夫無處用矣未發則功夫無處用已發則工夫又不及用如此將工夫一切抹殺只憑他氣質做去喜怒哀樂如何能中節　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人與禽獸何異惟是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人始異於禽獸耳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吾儒言性指人與禽獸異處言異處只是些子故故曰幾希幾希云者危之也

異端言性亦不曾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
飲食為性而以目之所以知視耳之所以知聽饑渴之
所以知飲食的這個言性吾儒亦不曾直以視之能明
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為性而以視之所以能明聽
之所以能聰飲食之所以能知味的這個言性所以能
明能聰能知味的這個性體原是無聲無臭不覩不聞
的所謂道心所謂至善所謂未發之中此理之根也所
以能視能聽能飲食的這個性體亦是無聲無臭不覩

不聞的在老氏為天地根在佛氏為有物先天地此欲之根也何以為欲之根曰只推究所以能視聽飲食的源頭而不推究其所以能明能聰該視不該視該聽不該聽的源頭如此則任視聽縱耳縱目適己自便何所不為故曰此欲之根也　人心一念發動處有善念有惡念有善念亦自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亦自有惡惡之念皆一時並起善念與惡念對言好善之念與惡惡之念不對言何也好善之念固善念惡惡之念亦善念總

一念也如起一善念即當為善却又不肯為是初念是而轉念非也如起一惡念復起一惡不當為之念遂不為是初念非而轉念是也此就平常論意者言也若誠意章却置過善念惡念兩者對言的只專以好善之念惡惡之念就好念頭一邊説所以意都是該誠的不比平常轉念起念之有互易也至於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萬念總歸於一念而其念不棼末念止還其初念而其念不轉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為其所為欲

其所欲又何不自慊之有如此則心本一而意亦復還於一又何至於支離而去哉　心一也自心之發動處謂之意自心之靈明處謂之知意與知同念並起無等待無先後一念發動有善有惡而自家就知孰是善念孰是惡念一毫不爽可見意有善惡而知純是善　意本自誠心本自正是本體意本自誠卻要還他個誠心本自正卻要還他個正誠意正心是工夫觀意本自誠心本自正可見正心誠意不是以人性為仁義　意本

自誠却要還他個誠此誠字就念起之後言也若念未起之前不前定乎誠則人性雖善而牿之反覆竊恐一日之間善念少而惡念多久之純是惡念矣又將何以誠之哉故曰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可見古人不惟誠此念於既始有念之後抑且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　人心道心不容並立如綱常倫理能盡道便是道心不能盡道便是人心喜怒哀樂中節便是道心不中節便是人心視聽言動合禮便是道心不合禮便是

人心極容易辨非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為人心以中節合禮為道心也在人之人心去之惟恐不盡而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為人心此數者豈可去乎　大學因虞廷言人心道心恐人無處覓心故説出個意字見此心一念發動才有人與道之異不然一念未起鬼神莫知從何分辨　學問之道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則發皆中節取之左右自逢其原諸凡事為自是停當不然縱事事簡點終有不湊泊處此吾儒提綱挈

領之學自合如此非謂日用常行一切俱是末節可以任意不必簡點也　先立乎其大不是懸空在心上求正是在喜怒哀樂視聽言動間辨别人心道心精之一之務使道心為主而人心晝化討得此中湛然虚明此之謂先立乎其大而耳目口體小者自不能奪也　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見孺子而惻隐此良知也率性也饑之知食渴之知飲若曰亦良知也亦率性也便説不得矣一邊屬理一邊屬欲兩項朦朧合説則君子以循理

為率性小人亦以縱欲為率性耳

論學書率性是本體盡性是工夫率性衆人與聖人同盡性聖人與衆人異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於擴充以保四海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知愛知敬為率性達之天下為盡性不忍觳觫為率性愛百姓為盡性皆是也率性無工夫盡性有工夫盡性者即盡其所率之性由工夫必合本體者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乃率性之道而仁乃天命

之性天命之性不可見而於惻隱見其端由其端以窺其體而本體之善可知故曰性善　得其體則其用自然得力但不言用則其體又不可見其諄諄言用者欲人由用以識體耳既由用以見其體又何用之非體性體原不覩不聞然必不覩不聞之時乃見性體如見孺子入井見牛觳觫此時固有怵惕惻隱之心矣然未見之前豈遂無是心乎未見之前之心不覩不聞正以體言正以天命之性言既見之後之心有覩有聞便以用

言便以率性之道言矣故於不覩不聞之時然後識性體果不落於覩聞也若謂共覩共聞之時而不覩不聞者自在雖已發而根柢者固未發也又何必論時不知不覩不聞之時而共覩共聞者亦自在雖未發而活潑者固常發也又何為專以不覩不聞為性體乎未見入井而胸中已涵孺子未見觳觫而胞內已具全牛先天脈理旁皇周浹故曰至善　不覩不聞莫見莫顯原就時言而道即在其中彼丢過時而專以不覩不聞為道

體則可覩可聞鳶飛魚躍獨非道體耶若是則工夫專在於寂動處感處可以任意縱有差錯無妨矣　近世學術多岐議論不一起於本體工夫辨之不甚清楚如論本體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衆人與聖人同論工夫則至誠盡性其次致曲聖賢與衆人異論本體則人性皆善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當下便是此天命率性自然而然者也論工夫則不惟其次致曲廢聞見思議功夫不得即至誠盡性亦廢聞見思議功力

不能此戒慎恐懼不得不然者也如以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纎毫功力為聖人事不知見孺子入井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亦借聞見假思議費功力乎可見論本體即無思無為何思何慮非玄語也衆人之所以與聖人同者此也若論工夫則惟精惟一好問好察博文約禮忘食忘憂即聖人且不能廢矧學者哉若不分析本體工夫明白而混然講説曰聖學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纎毫功力雖講的未嘗不是却誤人不淺矣必講

究得清楚明白從此體驗愈體驗愈渾融造到無寂無感無安無勉地位才與自然而然不費纖毫功力之本體合此聖賢相傳之正脈也若論工夫而不合本體則汎然用功必失之支離纏繞論本體而不用工夫則懸空談體必失之捷徑猖狂其於聖學終隔燕越矣　吾儒之學以至善為本體以知止為工夫而曰致知在格物可見必格物而後能知止也格物乃知止以前工夫丟過物格而別求知止之方此異端懸空頓悟之學非

吾儒之旨也

善利圖說或問孔子論人有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別而孟子獨以善利一念分舜蹠兩途何也曰孔子列為四等所以示入聖之階基世之學者徒知以舜蹠分究竟不知以善利分舜蹠不知發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而利便是蹠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非舜與蹠之間復有此三條路也君子善人有恒造詣雖殊總之是孳孳為善大舜路上人孟子以善利分舜蹠自發端之

初論也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分造詣自孳孳為善之後論也且為善為舜則為人為利為蹠則為禽獸舜蹠之分人與禽獸之分也學者縱可諉之曰我不為聖亦可諉之曰我不為人哉或曰學者不幸分辨不早誤置足於蹠利之塗將遂甘心已乎曰不然人性皆善雖當戕賊之後而萌蘖尚在養此幾希之萌蘖尚可為堯舜一時之錯不能限我也或曰學者既在舜路亦可以自恃乎曰不然一念而善是平地而方覆一簣也一

念而自以爲善是爲山而未成一簣也未成一簣總謂之半途而廢耳便是無恒也或曰世之聰明之士非乏也功名文學之士又不少也豈見不及此乎曰舜蹠路頭容易差錯此處不差則聰明用於正路愈聰明愈好而文章功名益成其美此處一差則聰明用於邪路愈聰明愈差而文學功名益濟其惡故不可不慎也

明儒學案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四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沈立銘

明儒學案卷四十二

餘姚　黄宗羲　撰

甘泉學案六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唐伯元字仁卿號曙臺廣之澄海人萬歴甲戌進士知萬年縣改泰和陞南户部主事署郎中進石經大學謂得之安福舉人鄒德溥陽明從祀孔廟疏言不宜從祀六經無

心學之說孔門無心學之教凡言心學者皆後儒之誤守仁言良知心學惑世誣民立於不禪不霸之間習為多疑多似之行後人效之不為狗成則從鬼化矣言官劾其詆毁先儒降海州判官移保定推官歴禮部主事尚寶司丞吏部員外文選郎中致仕卒年五十八先生學於呂巾石其言性一天也無不善心則有善不善至於身則去禽獸無幾矣性可順心不可順以其附乎身也身可反心不可反以其通乎性也故反身修德斯為學之要而其言性之

善也又在不容說之際至於有生而後便是才說性之性不能無惡矣夫不容說之性語言道斷思維路絶何從而知其善也謂其善者亦不過稍欲别於荀子耳孟子之所謂性善皆在有生以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何一不可說乎以可說者謂不能無惡明己主張夫性惡矣以性為惡無怪乎其惡言心學也胡廬山作書辨之耿天臺謂唐君太和治行為天下第一即其發於政便可信其生於心者矣又何必欲識其心以出政耶

慈湖之剖扇訟象山一語而悟本心然慈湖未悟之前其剖扇訟故未嘗別用一心也唐君以篤修為學不必强之使悟孟我疆問於顧涇陽曰唐仁卿何如人也曰君子也我疆曰君子而毀陽明乎曰朱子以象山為告子文成以朱子為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涇陽過先生述之先生曰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為文成諱否涇陽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為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

知文成恐人将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玄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為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先生曰善假令早聞足下之言向者論從祀一疏尚合有商量也

醉經堂集解性天命也惟聖人性其心而心其身小人不知天命之謂性也故性為心用心為身用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身心性命解

道無體性無體仁無體誠無

體總之以物為體外物無道無性不仁不誠此吾道與異端之辨（道德仁誠解）

魯論記夫子之言至矣家語得其十之七荀子劉向大小戴十之五莊列十之三（論語解）

論語記言嚴謹不敢增減一字惟編次頗雜其義易晦使編次皆如鄉黨一篇則論語可以無解（同上）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程子曰充擴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一貫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行也逝者如斯夫不

舍晝夜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孟子曰有本者如是程子曰其要只在謹獨川上解 用之則行有是以行見龍也舍之則藏有是以藏潛龍也用而無可行或所行非所用舍而無可藏或所藏非所舍謂其身行藏則可謂其道行藏則不可有是解 春風沂水點之誠也吾斯未信開之誠也狂者志有餘而誠不足聖人欲進其不足而裁其有餘故一歎一悦進之也正所以裁之也惜乎點猶未悟後來解者又從為之詞聖人之言荒矣言點解

仁者以物為體安得有已故曰克己仁者如射反求諸己而已矣故曰由己知由己然後能克己能克己然後能復禮夫學至於禮而止矣克己未足以盡仁猶無私未足以盡道知其解者宋儒惟明道一人克己由己解

有道穀不足恥九百粟不可辭怨欲可以為難而不可以為仁聖人雖因憲而發實古今賢者之通患為其不在中庸也賢哉回也陋巷簞瓢為其志在擇乎中庸也問恥解

仁者怨乎曰怨己仁者憂乎曰憂道然則如樂

何曰怨己故不怨天不怨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憂道故不憂貧不憂生以死生為晝夜視富貴如浮雲 孔顏樂解

修己以敬至於安人安百姓皆修己也易有太極至於生兩儀四象八卦皆易也謂敬在修己之中太極在易之中則可謂敬安百姓太極生兩儀則不可 修己解

大學中庸貫達經緯之説是也而作書之意又若以易為經以詩書為緯蓋惟天地為大惟學則天故曰大學惟中乃大惟庸乃中故曰中庸易曰大哉乾元君子行

此四德者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學也乾之德莫盡於九二其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中庸也此其經也雜引詩書互發其緯也大學中庸解

大學以規模言其緒不可紊中庸以造詣言其功不可畧同上

正己而不求於人之謂善正己而物正之謂至善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善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至善也程子曰在止於至善反己守約是也則合而言之也至善解

物有本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

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家語曰察一物而貫乎多理一物而萬物不能亂以身本者也孟子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格物解　自知止而後有定至慮而後能得始條理也知至至之也在止於至善終條理也知終終之也知止能得則近道止至善則道在我知止止至善解　君子時中庸擇中庸依中庸者也小人無忌憚索隱行怪者也賢者之過與不及均而賢者之害尤甚必至胥獲陷穽乃已時中解　中庸其至矣乎是謂至

善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故止於至善（中庸至善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謂儒正心而無所事焉之謂釋易曰終日乾乾行事也程子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神（鳶飛魚躍解）道者治人之道也以人治人雖執柯伐柯未足為擬子思之苦心亦至矣程子謂制行不以己而道猶未盡此之謂也（道不遠人解）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堯舜性之也其次致曲湯武反之也易曰逆數禮曰

曲禮逆而後順曲而後直聖人之教為中人設張子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馬者也發而不中反求諸己此之謂致曲致曲解　大哉聖人之道三千三百之謂也禮者性之德也道問學所以崇禮所以尊德性崇禮解

凡一代皆有一代之大經堯舜授禪禹治水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蔡孔子作春秋子思述大學中庸孟子距楊墨韓昌黎程明道闢佛老其經綸一也大經解

未發之中不可求必也格物乎曰知本曰知止曰

明善曰致曲吉同而名異至於反身而誠然後立天下之大本（大本解）不覩不聞即人所不見獨也戒慎恐懼即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慎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不慎獨也無聲無臭皆獨之善或以為贅道誤矣（獨解）於乎不顯不顯惟德詩人贊文王至德也始乎慎獨終乎慎獨學者當儀型文王也儒者既於不顯為兩解無怪乎以慎獨為漏言（不顯解）天與鬼神形而下者也故言天曰無聲無臭言鬼神曰不見不聞道形而上者也自無

聲臭自莫見聞豈待賢乎必以無聲臭不見聞賢道謂聲臭見聞非道可乎為此解者欲附於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之旨不知反為所笑天鬼神解　物有本末身其本也國家天下皆末也未有本亂而末治者物格者知修身為本而已非修身也知修身為本是謂知本是謂知止為是謂知所先後是謂物格知至故務其本則意誠不然皆偽也守其本則心正不然忿邪也意誠心正即可以語修身乎未也心雖已正而身未易修故無私而不當

理者有之克己而不復禮者有之知及仁守莊以莅而動不以禮者有之定靜且安不慮則不得者有之故格物者近道而已即慮且得猶難至善故曰好學力行知恥則知所以修身又曰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蓋至於禮然後修身之能事畢矣雖然齊家治國平天下豈都無事莫知其子之惡是縱子莫知其苗之碩是貪財未有貪財縱子而能齊家者未有以暴帥人而興仁讓於國者未有嫉彥聖舉不肖蓄聚斂好惡拂人性

而能平天下者故節節有次第節節有工夫然皆必是修身始欲修其身者必自格物始物格而身不修者有矣未有不格物而能修身者也格物者知本也修身者立本也知本智也立本仁也仁智合者勇也此合物與修身始終之條理也然則格物如何在家而家在國而國在天下而天下無巨細無精麤將有行將有為凡有行凡有為或行而不得或行而不通一一反己省己責己舍己不敢一毫求人責人然後可以求人責人孟子

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又曰仁者如射反求諸己而已矣是謂格物能知此義然後宇宙在手萬化生身格物修己解　夫子述而不作弟子不敢著書夫子没七十子喪去聖日遠漸生隱怪子思子憂其失傳始作大學中庸至孟軻氏而異端大起爭喙者多始作孟子二子皆不得已而著書吾道既明無書可著孟子解　孟子一書首尾照應後先互發凡有注解添足畫蛇同上　孟子闢楊墨一言而有餘闢告子屢

言而不足告子之害甚於楊墨至後代始大告子解 孟子論三王五伯諸侯大夫則五霸為二等論堯舜湯武五伯則五伯為三等性之上反次之假又次之假或成真惡知非有舉戰國諸侯而無之是孟子之所思也五伯解下同 夫子論小人中庸擬於時中君子也孟子論五伯假之擬於性之反之之聖人也果如註解是儗人不於其倫矣 伯者慕道而讓道於道無損異端賊道而當道誣民已甚故鄉愿楊墨告子聖賢皆闢之不遺餘

力獨於五伯雖小之不勝其大之雖斥之不勝其與之斥以正志與以明伐吾儒之道得王而大得伯而貴博學詳説與博文同將以説約與約禮異説約者要約之約求會通也約禮者約束之謂能不畔而已博學詳説則禮在其中約禮與人規矩説約在人解悟說約說

好樂與百姓同好貨好色與百姓同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皆不忍人之政也或謂孟子姑以引君乃自卑以求行其言乎外欲無理外情無性

性理不明往往如此好色解貨好　仁人心也本心也不可放也始焉不受嘑蹴之食此之謂本心繼焉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此之謂失其本心失其本心者放心也由不為而達之於其所為此之謂由乎義路由乎義路者求放心也心學之説謂之求心則可謂之求放心則不可

李延平曰仁人心也孟子不是以心名仁羅文莊曰延平之見卓矣二子可謂有功於孟子求放心解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既飽以德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

之膏粱文繡也立大也陸氏以立大為立心其流之禍於今為烈彼不仁不義假仁假義小仁小義孰非立心皆可以為大乎否立大解　大行不加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者也窮居不損顔子簞瓢不改其樂者也程子曰泰山高矣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堯舜事業只是一點浮雲過目非程子不能及此近代陳氏始發其義楊朱二解胥失之矣大行不加解　由仁義行仁者安仁堯舜性之也居仁由義知者利仁湯武反之也性之者不可見得

見反之者可矣獨復者不可見得見頻復者可矣孟子曰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能至者也善夫揚雄氏之記之也（性反解）

太上忘實忘名其次篤實晦名其次力實生名生名者賢晦名者聖忘名者天夷齊讓國國與名而俱存燕噲讓國國與名而俱喪燕噲非好名者也若出於好名必擇其可讓者讓之不至有子之之亂固亦名教之所與矣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貴名也（好名解）

以性之欲為性不知天命之性是世俗之

所謂性也以氣質已定之命為命不知受中以生之命是世俗所謂命也在世俗則可在君子則不可君子者反本窮原盡性至命者也故言性曰善言命曰天去此取彼不謂性命解

惟天生民有欲欲不必無亦不能無為無欲之說者惑也聖人中焉賢者寡焉寡者擇其中之謂也至於中則一欲不棄一欲不留欲我當欲與人同欲是謂中和位育之道寡欲解

經者學之具也學以明道而易具矣學以理性情化天下而詩具矣學以為帝

者師為王者佐而書具矣學以修身齊家措之天下而

禮具矣學以驗天應人明徵維分而春秋具矣其理相

通其義各別樂無經非失也有詩在也樂章存而器數

猶可考也經解下並同

經聖經也惟聖解聖惟經解經羲

之畫文之彖周公爻辭孔子十翼是也惟賢知聖惟賢

知經子思之大學中庸孟子之七篇程伯淳之語錄凡

所引是也解字者得少而失亦少解意者得不償失令

之章句大全是也擬經者勞且僭而無益於發明太玄

玄經是也誣經者淫妖怪誕侮聖逆天已易傳習錄是也　解經以傳不如解經以經合而解則明拆而解則晦故經有一事而前後互發者有一義而彼此互見者盡去其傳注而身體之口擬之不得則姑置之而從他處求之諷詠干週怳然觸類矣　無聖人之志不可解經讀世俗之書不可解經韓子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可為讀經之法兩漢近三代若董仲舒揚雄劉向鄭玄徐幹皆其傑然者其緒論往

往可采也　夫子有言行在孝經非世所傳之孝經也嘗考之儀禮凡禮有經有記有傳有義今按小戴内則前一段當為孝經曲禮雜儀當為記大戴本孝以下四篇與世所傳唐明皇御製序者當為傳義合之而後孝經可考孝經解下同　内則自后王命冢宰至賜而後與之文字宏密精深與十翼相類既自别於儀禮又自别於六經所以為夫子之孝經　六經惟易無恙漢唐千家傳註多有可攷不得其解當一以經文為據易解下同　解

經之法以經不以傳宜合不宜拆凡經皆然而易尤甚今之讀易者未解繫辭先解爻彖未辨枝葉先認根苗是孔子誣周文而周文又誣伏羲氏也此拆之尤舛而自以其傳代經也　易之彖辭彖傳爻辭爻傳不妨合為一卦惟大象當自為一傳文言又當自為一傳大象者學易用易也文言豈惟乾坤二卦有之上經八卦九爻下經八卦九爻散在繫辭者皆是也合之共為一傳不特文言為全書而上下繫亦自朗然　易有文錯者

如雲行雨施當在時乘六龍之下是也有文不錯而句讀錯者如後得主為主利是也有字不錯而反以為錯者蓋言順也當作慎是也　天地日月寒暑晝夜水火男女乾坤之可見者也極而推之凡超形氣者皆乾凡涉形氣者皆坤凡善皆乾凡不善皆坤凡中皆乾凡過不及皆坤乾之亢與无首處即坤坤之順且正處即乾易逆坤順乾之書是故逆數乾坤解　易有用之用有不用之用乾元用九言河圖虛中大衍除一意同蓋一三

五七九皆乾二四六八十皆坤乾不用一用九用九所以見一也一者天則也五以上始數皆乾六以下終數皆坤天一始水地六終之地二始火天七終之天三始木地八終之地四始金天九終之地五始土天十終之坤用六以大終也大者乾也乾之用處即坤坤之不用處即乾用九以奇偶數分乾坤用六以始終數分乾坤故謂之易九六解

初即下不曰下而曰初舉初以見終也上即終不曰終而曰上舉上以見下也初以明本末

上以别尊卑亦六九之義初上解　乾元資始始我者生我者也坤元資生生我者殺我者也貪生為凡民甚則氓隷禽獸知始者為君子合德則聖且神始生解　帝王之治本於道是也而道何本哉曰本於身可也曰本於中亦可也而解者曰心謂桀紂非心可乎帝王之道在執中而身之中以立本而身以表則故曰允執其中曰慎厥身修互見也以心為中心難中也以心為身民何則矣開卷之錯不可不慎書解下竝同　堯舜皆聖也堯會

生知之全舜開學知之始故論道則稱堯舜論學則斷自舜而不及堯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後有作者文王似堯孔子似舜顔曾思孟皆舜之徒也　詩始二南樂淑女而歸百兩坤道也終雅頌純不顯而躋聖敬乾道也詩解下並同　關雎秉彞好德休休一个臣也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德在此福亦在此所以為后妃之德所以為南風之始所以為中聲之寄君子得之解慍小人得之阜財人而不為二南

故猶面墻　豳風豳雅豳頌是周家一代元氣宇宙間萬古元氣貴者王忽者亡惟影響　詩贊文王不顯與天載同贊其德也史稱西伯陰行善天下諸侯來朝稱其時也具於穆不已之德又當儉德避難之時所以愈不顯又所以愈丕顯與大舜玄德同　古之學者學禮而已矣古之觀人者觀禮而已矣三千三百無一非仁故典曰天序禮曰天秩動作威儀之則曰天地之中禮解下並同　恂栗威儀鳶飛魚躍　儀禮中有記有傳有義

大小戴記中有經次其序比其數禮之大畧可以概睹詳具禮編　春秋尊夏尊王尊天尊道扶天綱立地紀所以託天子之權行天子之事春秋解下並同　春秋責已謹嚴待人平恕　左傳中載冀缺劉子二段是三代以前聖人相傳格言失其姓氏如曲禮序首引毋不敬數語非臯羿伊周之徒不能道也　養心莫善於誠書之作德日休也聖人教人性非所先魯論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儒者非之正坐此誤諸子解下並同　表章大學自韓

退之始表章中庸自徐偉長始合大學中庸為子思經緯之書自賈逵始　闢佛老尊孟氏千百年惟一韓子其功在吾道為漢唐儒者一人　鄭康成朱元晦皆聖門游夏之列而特起百代之後事難而功多鄭師馬青出於藍朱去程門未遠源流各別　孟子之後一人非正叔不能至此然正叔所造竟讓其凡夫然後見獨知之難也張子厚醇正不減正叔而才次之然均之可以弗畔周邵則自為一家過則陸甚則楊吾不欲論之矣

朱子能解正叔而間雜乎周邵其去明道則已遠不可不辨　揚子雲美新論劉靜修渡江賦為千古不白之疑或曰遜言或曰偽作或曰以秦美新而甚之也渡江時不能違也要之違心焉耳矣詳其語氣大段二子固難語偽雖然凡售偽未有不假真者偽乎偽乎吾以二子之生平信之也國朝正儒莫如薛文清高儒莫如陳白沙功儒莫如羅文莊使三子者不生考亭之後得遊明道之門俱未可量

論學書伏讀抄中解格物有曰通天地萬物而我為主推此義也可以知本可以格物矣贈友人曰自求見本體之說興而忠信篤敬之功緩遂令正學名實混淆而弄精魂者藉為口實又曰令人好高只不安分為斯言也雖賢聖復起不可易矣乃其要歸在明心體其語心體曰此心自善安得有欲而於程子善惡皆天理與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二言反疑其偽此混心與性而一之蓋近代好高者之言而尊信心學之過也竊嘗讀大易

至咸艮二卦而見聖人諱言心讀魯論至子貢賛夫子而見聖人罕言性命惟書有之人心惟危言心也既曰危安得盡善道心惟微言性也既曰微安得無惡故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危之至也曰性相近也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近且幾希則微之至性猶未易言善況心乎然此心性之説也而未及道也心性不可言道可言乎道與心性至孟子言始詳為告子也今之天下不獨一告子矣惜乎世無孟子也

然不可不為足下一言之葢聞之言學者惟道道陰陽而已矣言道者惟天天道陰陽而已矣陽主始陰主生陽多善陰多惡天且不違人猶有憾孰謂善惡非天理乎陽必一陰必二一則純二則雜氤氲蕩焉人物生焉孰謂惡不可謂性乎然則易言繼善孟子言性善者何也其本然也有始而後有生有一而後有二此書所謂維皇降衷程子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者也既始矣焉得不生有一矣焉得無二此書所謂惟天生民有

欲程子所謂纔説性便已不是性者也然則學何為為善也陽統陰陰助陽則内陽而外陰也故中故善陰敵陽陽陷陰則内陰而外陽也故偏故惡此書所貴精一執中程子譬之水有清濁而人當澄治者也然則惡在其能善也天地間一切覆載而必有以處之以人治人以華治夷以賢治不肖以大賢治小賢天於是為至教君子一身萬物咸備而必有以處之以已及人以親及踈以貴及賤以多及寡以先知覺後知以大知覺小知

以有知覺無知人於是爲法天此書所謂天生聰明時乂程子所謂天理中物有美惡但當察之不可流於一物者也是故惡亦性也是有生之性是才說性之性性之所必有也雖物而無異性必善也是天命之性是不容說之性性之所自來也雖人而難知故孟子曰聲色臭味安佚性也惡可謂無惡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烏得不性善也性所同也君子所獨也學爲君子謀不爲衆人謀衆人待君子而盡性者也君子者天生之以

盡人物之性參天地而立三才者也如何而可不知所自也是以不謂性也是以道性善也言性之精莫如孟子繼孟子者程子也吁亦微矣微故難言雖然性猶形而上者形而上者雖善猶微心則形而下矣形而下者敢概之以善乎性具於心而心不皆盡性性達諸天而人不能全天天人合心性一必也大聖人乎故曰堯舜性之也其次致曲必反而復故曰湯武反之也復必自身始故又曰湯武身之也又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性

之者不可得矣得見復焉可矣復焉者不可得矣得見頻復者可矣位禄壽昌孰不榮羡食色利名孰非斧斤斷之不能中焉不易適而好忘動而多悔倏忽晦明毫毛人鬼夫是之謂心明是之謂明其心體答孟吏部叔龍書

元舊有心身性命解大約謂性一天也無不善心則有善不善至於身則去禽獸無幾矣故自性而心而身所以賢聖自身而心而性所以凡愚是故上智順性其次反身故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身之者反之也故

又曰湯武反之也反身而誠所以復性夫學為中人而設非為上智而設也學修身而已矣然則心居性與身之間顧不可學歟曰性可順心不可順以其附乎身也身可反心不可反以其通乎性也性乾而身坤性陽而身陰性形上而身形下獨心居其間好則乾陽怒則坤陰忽然而見形上忽然而墮形下順之不可反之不可如之何可學也危哉心乎判吉凶别人鬼雖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心學者以心為學也以心為

學是以心為性也心能其性而不能使心即性也是故
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非求於心則是我之所
病乎心學者為其求心也知求心與求於心與求放心
之辨則知心學矣夫心學者以心為學也彼其言曰學
也者所以學此心也求也者所以求此心也心果待求
必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
無乃為心障歟彼其原始於陸氏悞解仁人心也一語
而陸氏之誤則從釋氏本心之誤也足下謂新學誤在

知行合一諸解非也諸解之誤皆縁心學之誤會其全書則自見耳然則大學言正心孟子言存心何也曰此向所謂求放心也正心在誠意存心在養性此向所謂求於心也心之正不正存不存從何用力修之身行之事然後為實踐處而可以竭吾才者也嗚呼此子思格物必以修身為本孟子立命歸於修身以俟程子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意同寥寥千載得聖人之傳者三子也

答顧叔時季時昆仲

叔時來教曰墨氏談仁而

害仁仁無罪也楊氏談義而害義義無罪也新學談心
而害心心無罪也此說似明不知誤正在此也仁義與
陰陽合德離之則兩傷然非仁義之罪也至於心焉得
無罪人心惟危莫知其鄉此是舜孔名心斷案足下殆
未之思耳附
程子表章大學有功聖門固矣然格物
解誤則是書雖存反增一障可省也亦可無也程子雖
以窮理為解而其心不安是以其說屢變而往往有得
之言外故雖可以觀其至而大義隱矣自我明高皇帝

諭侍臣謂大學要在修身而古本以修身釋格致然後直接數千載不傳之緒自是儒臣如蔡虛齋林次崖蔣道林羅文恭王布衣及先師呂先生往往能通其義然徒曰解之云爾其學教人之旨不存焉就中破的者無如布衣然不免為新學所陷觀其以心齋自號自命又烏在其以修身為本也總之張子厚所謂釋氏以心法起滅天地不免凝冰者無怪其相率而陷於新學也近讀孫淮海講章亦既明乎其解視諸家較備矣乃其緊

要歸明心體是本其所本而非大學之本也是解一人而學又一人也嗟夫新學横正傳息不肖之身又岌岌乎不敢當也當此之時乃有先生者不由師授不由注解黙契遺言先得所同既揭止修又標性善其於學問源流昭昭乎黑白分而新學不能混矣而元猶以為先生設科太廣門徒太盛自反自修之實尚寡立人達人之意過多未免以憧憧感人猶難語知止而定也易以咸言感貴其無心以艮言止惟止諸身知止在身則身

以内身以外皆無汲汲焉可也彼謂明明德在親民者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既以末而為本謂成己成物並切
者方芸己田遽芸人田又未免於本末雜施均之不知
本焉耳矣世未有不知本而能誠其意者也天之未喪
斯文也既賦先生以明學之獨智而令又置之於孑孑
獨處之居納之於夭壽不貳之地刋其華剉其鋭使之
反初觀復深根固本殆夫子所謂尺蠖屈龍蛇蟄藏身
安身將駸駸於德盛化神歟不然何其遇之窮至此也

答李中丞見羅書

大教謂格致誠正總是修身工夫有一無二是也但先生之意猶指格物謂凡物之物而鄙意則指為身與家國天下之物也雖凡物之物不出身與家國天下而大學所指則專以身對家國天下分本末而凡物不暇言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格此之謂格物知此之謂知止先生所謂萬物皆備一物當幾者是已所謂知修身為本即知本即知止即知所先後是已而止修揭之說猶二也格致義中所

謂物者又不覺其愈遠也蓋知知本之即知止而不知知本知止之即格物知至也羅布衣反己之說大與鄙見合而於先生有功獨其指物亦為舊說所纏不知本文明甚先生姑就其是者推之可得也嗟夫反己至矣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必如大舜號泣旻天負罪引慝而後可言夫反己者天必祐之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又答書

維卿之且别也囑曰共致一束足下其自名以友弟稱無不可曰我與若皆長也亦有說乎

曰有長幼有序列在大倫今世不論少長稱人者槩兄自稱者槩弟此在泛交則可在吾黨則不可尋常口號或無妨隨俗載之書禮則非所為訓也敝鄉會友此風猶在惟少者得以自弟而長者不得也惟長者曰兄曰某字或曰某字兄即長至二十以上亦止於稱某字先生不及少也至於長者稱少曰某字曰足下或曰賢弟其自署以名或曰僕而已矣其往來柬上則無少長皆得稱友生維卿曰子言是也與顧叔時季時

吾輩在家在鄉

在國無往無分分之難盡久矣不求盡我分內而反求多於分外此會講之風所以盛於今日也夫分內之與分外誠偽判然矣舉世去此就彼者何不知本也未有不知本而能誠者未有不誠而能動者然則會講何益於人徒賊誠損己耳答原易

禮有以多為貴者視聖尊賢敬老恤孤之類是也禮有以少為貴者津要逢迎酒席濫觴貨賂公行之類是也禮有舉之莫敢廢者或因土俗所宜如入鄉問俗是也禮有不近人情而實為禮

之至者如舉國之人皆若狂而夫子以為一日之澤是也凡此處皆有天則不容以意而輕上下之故凡為上官者御其所屬有必跪有必揖有必拜有必留茶有必留飯皆禮所生也在賢者固當破格優之即庸衆者亦不宜有意裁之天下賢者少庸衆者多若待賢者出於例之外待庸衆者不及於例之内不惟庸衆者恚怒愧阻而賢者亦且懼不敢當恐養畜人材之方不如此矣故為國者必以禮學道者必愛人未有不愛人而能化

人者未有不以禮而能愛人者書曰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少有忿疾求備之心則愛人之心充拓不去矣夫忿世之與憂世忿不能之與矜不能其用心廣狹規模大小何如也願兄之念之也與維卿書

先是拜湖北名賢傳之賜時知門下獨昇蔣先生道林也蔣先生與先師呂巾石先生并為湛門高第又曾於羅文恭集即得見所解格物說而喜之及讀門下所為傳又其行誼純明如此則蔣先生在楚中學者當為國朝一人又

以見湛門諸君子雖其風動不及姚江而篤行過之是亦可以觀二先生然元之置不復論者久矣夫學誠而已矣其分數不同而明亦因之孟氏而後明道誠且明矣伊川橫渠次之朱子又次之江門別傳蓋出濂溪堯夫之派然無愧於誠者也與其明不足也寧誠則薛文清胡敬齋羅文莊其修朱子之業而有功近代者乎自新學興而學始難言此元之所以有戒也答郭夢菊大叅書

物有本末而身其本也致知而不以修身為本此致知

所以遺格物其去大學遠矣身在是而位亦在是凡思而出位者不素位而願外不正己而求人皆邪思也其以求止遠矣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又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皆思不出位之說皆止之說也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未易言也能慮能得氣象故緩理會且自顧知止入定何如耳由反己而修身由修己而忘己則庶幾哉答錢侍御

足下志遠而興高識端而守介然默守此充其未至何患不及前賢而猶皇皇於會講一

節何異癸日中而避暑也子曰為仁由己孟子曰仁者如射李先生常憂學不傳元但憂無可傳者耳與徐容部懋和

往元初至吉州時曾見廬陵鄉先生張公諱子弘者論吉州人物謂聞之故老叟兒童公論似求於貧中若三羅是已三羅者皆及第也而能貧此言庶幾近之後因登匡山有詩云王匡既仙去遺跡山之阿豈無一代雄千秋名如何貧人貧不死富者空金多吉州今代盛人物在三羅鄙意謂禮失而求諸野張先生之言或有

據也乃彼時諸公見此詩多不滿姑以俟百世可也足下謂必於學中尋人殆未可草草吾道自有正氣世間自有真人足下平心而徐察之自見不當以區區一偏之言為左券也足下喜釋釋自不妨儒各自成家正不必混而相借耳白沙有言儒與釋不同其無累一也足下蓋有志於是矣而必尋人於講學不但無益於儒恐并其釋意而失之況此邦九邑講學大半就其講者士風如足下所云亦可槩覩復可使之轉令盛乎必以講

學尋人與必以不講學尋人均之有意雖然世必有不講而學不言而信者雖未之見不敢誣天下盡無人也

答汪吉州

大抵一體與過化實未易言近世儒者動稱一體而侈慕過化此不可以欺人止欺已耳揚子雲有言君子思人況已乎小人欺已況人乎為今之學未有不欺已者其原生於以本體求道而陋聞見拙踐修耳李卓吾道人名震湖澤之上頗聞其旨主不欺志在救時可為獨造獨其人似過於方外寡淵默之思露剛狹之

象未言化俗先礙保身門下當善成之幸勿益其僻也夫儒與釋不同而吾儒之中庸與釋家之平等一也不審道人亦有味其言否耶道人因焦太史與門下之雅謬意不肖乃不肖亦何敢無以報道人惟轉致為幸蓋因道人既以自省又恐其反與於今世談學之弊之甚則關係不細耳答劉方伯

邇來士大夫工於速化之術一以彌縫世情諂上諛下為通才為遠器無論道理何如即本來禀受偏氣亦消磨殆盡猶然世共賢之而彼亦

若自以為得計者士風至此可為太息夫理天而氣人然氣亦所以輔理自大賢以下氣不能無偏氣存而理猶有存者故理失而求之氣可也并其氣而喪之且侈然附於非禮之禮如世道何答余司理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楊時喬字宜遷號止菴廣信上饒人生時父夢至一夾室有像設揖之像設舉手答曰當以某月日降於公家如期而先生生他日過學宮見夾室一像甚類夢中則易主所

遷之故像也登嘉靖乙丑進士第歷禮部主事員外尚寶司丞南尚寶司卿應天府丞右通政太僕寺卿南太常寺卿通政使萬歷癸卯陞吏部右侍郎尋轉左署部事乙巳大計京朝官先生清執不徇奸相給事錢夢皐御史張似渠皆四明注意之私人察疏上四明以兩人之故并同察者特旨俱留用且切責部院先生累疏求去己酉二月卒官贈尚書謚端潔先生學於吕巾石其大旨以天理為天下所公共虛靈知覺是一己所獨得故必推極其虛靈覺識

之知以貫徹無間於天下公共之物斯為儒者之學若單守其虛靈知覺而不窮夫天下公共之理則入於佛氏窠臼矣其與羅整菴之言心性無以異也夫天之生人除虛靈知覺之外更無别物虛靈知覺之自然恰好處便是天理以其己所自有無待假借謂之獨得可也以其人所同具更無差别謂之公共可也乃一以為公共一以為獨得析之為二以待其拈合恐終不能拈合也自其心之主宰則為理一大德敦化也自其主宰流

行於事物之間則為分殊小徳川流也今以理在天地萬物者謂之理一將自心之主宰以其不離形氣謂之分殊無乃反言之乎佛氏唯視理在天地萬物故一切置之度外早知吾心即理則自不至為無星之秤無界之尺矣先生欲辨儒釋而視理與佛氏同徒以聞見訓詁與之爭勝豈可得乎陽明於虛靈知覺中辨出天理此正儒釋界限而以禪宗歸之不幾為佛氏所笑乎陽明固未嘗不窮理第其窮在源頭不向支流摸索耳至

於斂目反觀血氣凝聚此是先生以意測之於陽明無與也

文集聖門以盡性為教而辨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不移之異其能盡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繼善成性理之一也其不能移者智愚上下之間氣質禀賦不齊形生知發善惡萬類分之殊也是故善反其殊以復乎初繫於習馴而習之則變變而不已則化氣質變化乃人欲消息久之無欲而一斯静虚動直而天命之性全盡乃令

之為道者祖真覺是性見解為病禪詮曰析自謂至精至妙藉言致知而文以窮理窮此盡性盡此至命至此儱侗之説高標之為聖學的傳而冒當乎精一一貫聞者喜其簡徑競相崇尚附和遂置氣質於不復論况能進而求所由變化之功哉諦其行卒任氣質而墮於智慧自便私意自執猶亢然真命曰道呂巾石類稿序 大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目繹言之物即中庸為物不貳體物不

遺之物天下公共之理人所同有者格者貫徹至極無間之謂惟其為公共同有故格之即格知為人虛靈覺識之知一已所獨得人人所同然者致者推究至極不遺之謂惟其一已獨得故致之即至故曰致知在格物在者明知物之一致格之功相貫亦一也惟其能推極其虛靈覺識之知至於貫徹無間於天下公共之物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而后者明心物之一格至之驗相因亦一也惟其知至乃知起於意而后誠意發於心而后

正心主乎身而後修則在已者身處乎家者而後齊家近乎國者而後治國盡乎天下者而後平則在人者此為舉綱挈目由己及人操約該博謂之一貫如物未格知未至乃其資性明敏踐履篤實凡日用所由恒在乎物之中未必知能及亦可謂與知自此以其所知意亦誠心亦正身亦修家亦齊國亦治天下亦平究竟其極如孟子伯夷聖之清栁下惠聖之和特不若時中之大成故曰道體則一人體道則二及其歸則一也近有絶

不聞道祇得禪宗指人心血氣虛處為善靈處為知識

合名善知識以善易良知識易知合名以孟子良知即

不以虛靈中識覺推極貫徹乎物祇斂目反觀血氣凝

聚靈處生照即識覺即見地即徹悟即知至虛中一無

所有靈中知識一無所用凡生知學知默識聞知見知

一無所為又見格物二語為大學首言不可置乃以格

去物欲即物格全此虛靈即知至凡中庸為物不貳生

物不測體物不遺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皆不相蒙悉以

外物名之不俟工夫階級謂萬物畫屏心知烱然既得一萬事畢意自誠心自正身自修家自齊國自治天下自平揆其實乃牵意即誠任心即正從身即修家國天下由我操縱即齊治平即不齊治平亦不必問於虚靈中為物欲潛滋暗長恣肆妄行皆直任為道不必潛修禁止一禁止即遏抑遏抑即外求以此立門戸聚朋徒標之不過二語曰心知即道口講即學止矣大學定本古本石經

易言窮理分析乎理之謂大學致心之知者在格

萬物萬理本於一物一理者意相同故舉以為釋未嘗謂隨萬物而一一窮之今觀傳注未有此語新學惟取人心血氣中虛靈知覺者為立大為養端倪為體認天理點者又取善知識之說合取大學致知孟子良知二語為言其功即反目攝神至心即知至亦即物格不必別言致言格乃以大學言格物不可背不得已或指為格欲為正事為至物格知物有本末之物或以明知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或以格不生不滅之物又以先王

禮樂名物典章法度為非作聖之功增雜霸藩籬訓詁記誦聞見皆致格中事一切指以為名為博為侈靡而文致之支吾籠罩轉換籠統難以測識自來不師先王非孔子一見於秦再見於今太學日四體文集註序

道原於天命之謂性性則與形俱形形而有上下形者氣質之謂上者道之謂一理是也以其不可見故謂之上惟上故難知下者器之謂日用萬殊是也即一理之所散者也以其可見故謂之下惟下故易由合上下言皆心之德

故曰道亦器器亦道是故生知者氣質清粹天性湛然
默識此道謂之上智中人以上氣質美者於性明可以
語上以上使之即知之中人以下氣質次者於性蔽不
可以語上以下使之即由之以上下言知者道由者器
以道亦器器亦道言則知者固道由者亦道如由之中
有學有困而學則蔽徹明開幾騐語上是即下學而上
達者惟終身由不學故不知民斯下之下之將所由者
晝悖而去焉民斯愚之故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至下

愚而其初命於天者則在所謂不以聖豈不以愚𠕋故曰性相近習相遠斯為孔門立教之法周衰世教微儒行壞迨漢武表章六經儒行以顯唐宋間嘗有嗣興顧崇信不純權術虛無雜用而虛無特著凡事佛老者為虛無事孔子者為儒若鼎立者然未始混淆强同亦首孔子次佛老未始凌駕獨宗師孔子者自稱吾儒宗佛老者自稱吾玄吾釋未始援假遮飾為名斯皆昭然易見者數十年來忽有為心學者於佛氏嘗即心而見其

血氣凝定虛靈生慧洞徹無際者名之曰善知識自稱上乘遂據之為孔門所語上而蔑視下學之教為外求又得孟子良知兩字偶同遂立為語柄以論學終日言之不外乎人各有知知本自良數言又以心即理而不交於事物專在於腔子之內一斂耳目聚精神於此即謂之致一涉於理交於事物謂屬於見聞而非本來之良即謂之不知致知者今以佛氏之說混淆強同又凌駕獨高援假遮飾以為名其實非孔門所謂知非孔門

所謂知則自謂有知而實不可語知也乃其立教亦欲人自謂有知不必窮經讀書問學假聞見以遮迷其良則是舉世皆上達而無下學民皆可使知而無復有使由者是為陽宗孔子實與之悖而陰用佛老襲以權術實與之一矣且孔門未嘗以知為道以知為道惟佛氏觀孔子曰知之曰知道知德知止知天孟子曰知愛知敬凡言知即指心凡言道言德言止言天言愛敬即指理是故知者知此道道即理孟子曰覺後儒曰悟亦覺

悟此道析言之知即大學之謂致知覺悟者豁然貫通即大學之謂物格合言之知覺悟乃明此道而相因之名其實一也故曰孔門未嘗以知為道乃佛氏即心而見其血氣凝定虛靈生慧洞徹無際者析言之虛靈之謂知生慧之謂覺洞徹無際之謂悟合言之知覺悟者乃斂耳目聚精神間所見腔子內一段瑩然光景之名其實亦一也觀其以是即理而不交於事物故曰以知為道惟佛氏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竊亦曰

今之學者未嘗知道以其外之况孟子言良者自然之謂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然知愛敬仁義之道也佛氏言善者神通自在不可思議無上至妙之謂也今不以良為自然而以為神通又獨挈良知遺良能則外行夫知既與孔孟言良者異又外行則行亦異知行並異是别為一端則又不肯以别為一端自居而曰知行合一凡物惟二乃合今以本一者而曰合是欲一之而反二之也又諱言佛嘗闢乎佛闢之惟以其外人倫不耕食自

私自利為言此在釋氏誠為外跡與其在人倫者小異而其所論道者大同今獨據其大同而獨闢其小異安可因其小而信其大哉即佛者聞之亦惟以其呵祖罵佛故智反不之校耳顧此猶前時為然今則不惟不諱不闢且直以佛氏之說為孔子之說又以佛在孔子之上倡言自恣棄行不顧其人在孔門必揮而斥之乃其傳聞者不察其真遂以為真聖學說者列而進之與先儒並令天下後世謂當世理學其人若此深可懼也孔子

像碑

心性者佛老皆言之先生首以思孟宋儒周程張部所闡明詳發之其大吉以虛靈知覺之謂心者主於形而囿於形我所有也天命之性者太極一本萬物一原敬軒薛子謂天下公共之理汪子謂天也理也天下之公共者是也氣質之性者二氣五行剛柔萬殊汪子謂梏於形體乃有我之私者是也性具於心心生乎形形之謂氣質而亦謂之性者謂其有則俱有非二言之惟變化其有我之私至公而無我天性復初氣質不累

乃性曰天性而不復以氣質並言也此謂之儒宗佛自
達摩單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即禪宗似儒非儒故
闡之曰佛家從頭都不識則不識性所從出之天即謂
之命曰只認知覺便做性則不識心所具之理即謂之
性佛氏以心無理又無敵不得不以理為障障一去而
方寸中空空蕩蕩若無星之秤無界之尺事至不能揆
不得不以事為障以理為障故不言窮理以事為障故
不言敬事而惟此虛靈知覺在腔子內者炯然灑然無

念無著其工夫則止觀空悟為一一悟便是即為了當自此隨意見所起不分真妄皆本來面目執為欛柄直竪而往操縱作用無不自由上天下地惟我獨貴矣先生以孔門下學而上達為教人成法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申之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自此辨明教立學者所得明也近歲有嘗讀其書既因養生棄禪怳見此心知覺之妙遂自稱悟揭之為良曰道在此不在行六經

不在載籍妙道自已而發先聖先儒弗及傳註皆差因取精一博約一貫忠恕格致克復中和盡心知性知天諸訓一認為已所有欲以易天下見其惟傳註是從不詆之則已說不伸乃詆所闡教法為末務主敬為綴格物窮理為支離為義外為俗學鄙傳註為訓詁章句非讀書為遠人為道於是併經書原文各據胸臆立解不宗本旨其漸不至於背經棄傳絕蔑聖言不止薛子曰程朱大有功於萬世又曰後人於朱子之書不能遍觀

畫識或輒逞已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説寓以新名衒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朱晦翁碑來教以天命之性為虛靈不昧譬則日月之貞明氣質因依假借迷復不常譬則浮雲之聚散雲聚而日月昏雲散而日月炳於日月貞明之體未始有所損益者竊以天氣地質具而後生人固聖愚賢不肖所同稟特其中有清濁淳漓之異耳所貴學者澄濁求清去漓還淳乃所謂變化之功爾孟子形色天性惟聖人踐形厥旨深矣茍

以氣質為浮雲則是謂其祗有濁濡而不謂其有清淳然則生知安行之聖學知利行之賢其有外於天地氣質而生而人性上有二物矣抑別有一種氣質而非吾之所謂氣質者又不然是天命自天命氣質自氣質而道之形上形下截然可分為二至於指天命之性為性靈不昧此近世諸儒同以為然似同於佛氏昭昭靈靈見上乘之說與聖門所指性與天道中庸以來性命皆殊塗異能非愚生所知與呂巾石

今學者只以講便為學

以學便為道以道便為心故曰心學今言格物者以心即知以知即物一斂視却聽便為心正心正便為知致知致便為物格物格便為道為學其詞儱侗不分空寂難辨遂使聖門曰心曰道曰學曰正心致知格物揑為一團其流之弊令人空寂枯槁祇成一個頑然之物謹覩來諭謂純會斯道者心以心體道斯善學矣又謂知非空知必有一事事即是物知中有物物見於知雖有知物二字之名實為一齊俱到之妙可謂辨析至精與舒

繼峯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王道字純甫號順渠山東之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選庶吉士山東盜起欲奉祖母避地江南疏改應天教授名為吏部主事歴考功文選郎中大學士方獻夫薦其學行淳正可任宫僚擢春坊左諭德引疾辭歸嘉靖十二年起南京祭酒明年回籍二十五年起南太常寺卿尋陞南户部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事又改吏部而卒贈禮部尚書

謚文定先生所論理氣心性無不諦當又論人物之别皆不錮於先儒之成說其識見之高明可知但以孟子執情為性不足以服諸子孟子指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即性也舍情何從見性情與性不可離猶理氣之合一也情者一氣之流行也流行也流行而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善無殘忍刻薄之夾帶是性也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先生言情之善原從性之善而來但情之善可遷而性之善不可遷不知情之遷遷於外物耳當其無物之時而發之何

嘗不仍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乎其不遷也明矣今必欲於四端之前求其不可知不容說者以為性無乃復錮於成說乎先生初學於陽明陽明以心學語之故先生從事心體遠有端緒其後因衆說之淆亂遂疑而不信所疑者大端有二謂致知之說局於方寸學問思辨之功一切棄却夫陽明之所以致知者由學問思辨以致之其萬死一生皆學問思辨也先生既知心體之大而以事心者為局心其亦自相矛盾乎謂良知是

情之動於本然之體已落第二義夫陽明之所謂良知不曰未發之中乎以念頭起處辨其善惡者此在門弟子之失而以加之陽明不受也先生又從學甘泉其學亦非師門之旨今姑附於甘泉之下

順渠先生文録或問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理氣之別何居曰奚别之有哉盈天地間本一氣而已矣方其混淪而未判也名之曰太極迨夫醞釀既久升降始分動而發用者謂之陽静而收斂者謂之陰流行往來而不

已即謂之道因道之脉胳分明而不紊也則謂之理數者名雖不同本一氣而已矣（天道說）理氣不雜不離之說非歟曰非也黑白相入曰雜彼已相判曰離二也氣之脉胳分明而不紊者曰理其為物不二也雜與離不可得而言矣（同上）人物之生孰形之曰氣為之形孰性之曰氣為之性曰氣為之性也理何居耶曰理即氣也而以為有二乎哉天地之氣一陰一陽而已陰陽之形而上者謂之道而人物受之以正其性陰陽之形而下

者謂之器而人物分之以範其形道不離於器而性即具於形本一氣而已矣豈外此更有所謂理而與氣為偶者耶然則人物之别何如曰陰陽也者運而造化者也運則不齊不齊則通塞偏正生焉通而正者造人塞而偏者造物人性皆善而有知愚賢不肖之不同何也曰天地之氣絪緼停滀流行推盪大而一世之否泰小而一歲之災祥上而日月之薄蝕下而山川之崩竭皆生於運之不齊也况人於天地間以有涯之形囿有涯

之氣而其資生資始之時或適感天地偏陰偏陽與夫陰陽之乖戾者則其旣生之後通者有時而或塞正者有時而或偏偏有輕重塞有厚薄而知愚賢不肖之等分矣性說

自南宋崇尚道學之後其學未嘗不行於上也而卒不能收善治之效未嘗不傳於下也而卒不見成命世之才由今觀之想望慶歷嘉祐之盛韓范富歐之風邈乎不可覩矣況等而上之乎道學

性善之善不與惡對與惡對者情之善也孟子執情以為性故雖竭

力道性善終不足以服諸子之口子由闢之是矣但欠源頭一句分明耳蓋情之善原從性之善而來但情之善可遷而性之善不可遷情之善有對而性之善無對今概以為無是無非是以惡為亦出於性矣殊欠分曉

性善之說

為仁之本是仁之本也孟子以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意正如此本者根也實亦根也孝弟為仁之本

朱子論性千言萬語只是一意大抵謂人與物所稟之理一般但人之氣清能推而物之氣濁不能推耳敢以一言

難之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其氣之清明視世之常人何如然常人於四端五典雖不能全而亦不至盡廢四物雖靈曷嘗見有彷彿於人者哉就此處觀之可見人與物之情合下不同矣故孟子闢告子以牛犬之性與人不同正與此處看得明白耳性學 聖人所示學問思辨之功皆從發明此心以恢復其廣大高明之本體所謂如切如磋也而世儒乃欲以此窮盡天下之理不知理者吾心之準則孟子所謂權度心為甚者此也心體苟

明則權度精切而天下之長短輕重應之而有餘矣豈待求之於外哉為學 所謂物者指外物而言即樂記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所謂格者以扞禦為義主温公之説格物 孟子後千載無真儒宋儒有是言余每讀之慼然姑就漢一代言之董賈無文學政事之科蕭曹丙魏皆有政事之才遠在季路冉有之上而丙又入德行而不優至於孔明則兼四科而有之矣黄叔度不言而化如愚之流輩也管幼安龍德而隱居於遼東一年成邑

陳太丘荀令君郭有道徐孺子皆德行科人冉閔之次也其諸表表難以悉數三國人才尤盛至晉及唐代不乏人今一舉而空之曰無真儒嗚呼悠悠千載向誰晤語批林國輔講餘答問

宋自慶歷以前英賢彙出當時治體風俗人才皆淳龎渾厚於時程朱未生也亦曷嘗如長夜直待程朱出而後明哉

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謂理也義也是義理皆在於心矣皆在於心而有二名體用之謂也今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則是用由

內出而體全在外具矣不知體既在外用何自出哉謂之義外之見也亦宜二條同上 天理平鋪於人情物理之間舜之所以為聖不過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而已所貴乎學問之功正要在日用應酬人物處觀其會通動中肯綮如庖丁解牛洞無凝滯然後為德少有扞格齟齬即是學力未至便當反已研求務要推勘到底使在我者無毫髮之不盡而後委外之通塞於所遇焉答魏莊渠

陽明先生致知之說大畧與孟子察識擴充四端之意

相似而實不同孟子見得道理平實廣大如論愛牛便到制民常產論好色好勇好貨便到古公公劉文武之事句句都是事實所以其氣象寬裕意味深長陽明先生所見固存省之一法然便欲執此以盡蓋為學工夫大易所謂學問辨中庸所謂學問思辨論語所謂博文約禮好古敏求學詩學禮一切棄却而曰為學之道𦂳求之心而已是幾於執一而廢百矣答朱守中 若論道之本體天大無外心大亦無外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渾然

一理何所分别吾心體會盡天下之理亦只是全復吾心之所固有而已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知性知天却只在盡心焉得之則心體之大可想而知矣今乃欲以方寸之微念慮之動局而言之不幾於不知心乎不知心而能盡心不盡心而能知性知天而曰聖人之學吾未之信也同上

和陽明咏良知若把良知當仲尼太清却被片雲迷良知止是情之動未動前頭尚屬疑　獨知還是有知時

莫認獨知即正知尋到無知無物處本來面目却為誰

本來面目却為誰絕四宣尼定自知學子欲尋絕四處不先格物更何為

孟子良知即四端乃情之發動處其以孩提言正赤子之心而程子以為已發而未遠於中者也陽明指此以為聖人之本體落第二義矣

格扞格之義禦之於外也物物交物之物凡外物皆是也格物即孔子所謂克己孟子所謂寡欲周子所謂無欲也格物以致知猶刮垢以磨光也物格知至則垢盡

而明見矣

明儒學案卷四十二